

0025603-8

易經澹窩因指卷之八



山陰張汝霖著

平陵史繼辰校刊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全章總指

本論卦爻吉凶而并及造化功業皆是理也全要  
得相關意故前九節中每每提出貞觀乾坤等語  
而末一節承此說去則似非補贅矣前九節卦爻  
吉凶本相承渾說上八節是詳舉卦爻吉凶而推



其原爻象節是即著策而明卦爻之用也又細分之起初四節都說卦爻中間雖有吉凶字然不是正說吉凶貞勝兩節方是正說吉凶而及其原夫乾兩節又專說卦爻之原而爻象動乎內節則合卦爻吉凶而言之也諸說紛紛俱未是何伯宗曰通章重貞夫一句而一即易簡吉凶固由此貞勝而卦爻實效而象之大生之德非易簡而何聖人以義治天下治之以易簡也見得此理在易書不為小天地不為大而憂世覺民之情繼天立極之

政其功用一而已按上下兩傳首章皆舉易簡字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對天下事變固為至約而自虛明一竅言之猶是未易未簡故聖人三致意焉愚嘗欲以至大至精四字括十翼之旨緣易本是占筮之書聖人恐人小了他故動則贊其理之大且懼天下後世有泥其粗迹而支離為學者故以易簡之精喫緊示之嗚呼深矣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此兩節是論卦爻而因及其用總是正說卦爻不可分象辭變占亦不可以上節說卦爻下節說吉凶緣剛柔即是上爻象而動亦只在卦爻之中有箇動的道理在尚未是占之已決而為吉凶者也成列因重就畫卦時說成列是小橫圖聖人作易自兩而四自四而八有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之序便是成列象與設卦觀象等象字不同只是說卦之奇偶的形體猶言模樣云耳此時只說得是象說不得是爻緣爻有變動之義非六畫完具未

見變動故必因重而後爻在其中因重是大橫圖謂因此八卦之列而重之也只這爻象之奇偶便是剛柔剛柔便會相推而變在其中此就爻象見成的說卦爻中凡剛皆柔之所推凡柔皆剛之所推而變自在矣變亦只在卦爻上說不涉動義與相推而生變化同卦爻有變而變之中時位自然有消息當否聖人觀變而繫辭以告之則凡所值當動之卦爻亦已具於其中矣此還未動乃預計其動也數在其中字皆非外至之辭然於此亦可



想見聖人作易自然處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此又承上動在其中而言見動雖寓於辭而辭實顯於動也動是卦爻之動以揲著之所值者言卦爻之辭雖有吉凶悔吝而要之必值其所動然後可見是吉凶悔吝乃生乎動者也此亦只是說卦爻其曰吉凶因卦爻而并及之耳與總註所言吉凶自不同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

此又承上生乎動句以卦爻之動言重在下句立本趣時不並言立本以原其未動之初耳立本就本卦言變通對之卦言立本謂各立乎其本位也此變字與變在其中變字不同此着揲著時說變通謂變而通之於彼也一剛一柔散見於六十四卦之中各有一定之位更移易不得所謂立本者也而要之此其未動時也及其既動而變動不居剛或變而通於柔柔或變而通於剛此則陰陽進退惟變所適而趨乎其時之所不得不趨者矣豈



復立本之常哉卦爻之動蓋如此卦爻不是死物全得他這箇活動所以有用故此與上節詳發箇動字且吉凶因動而有亦以起下節吉凶字也

吉凶者貞勝者也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上言吉凶悔吝生乎動猶未曾說吉凶的道理故承上言剛柔變通則吉凶可見而是吉凶者常以正理而相勝者也吉凶二者不容並立非吉勝凶則凶勝吉出此入彼乃古今事變所同而天理人

情之所必至者故總謂之貞勝下節正明貞勝之理而貞觀貞明又所以引起貞一句耳天地之道其所正而常的只是一箇觀示日月之道其所正而常的只是一箇明照至若天下之動雖不一而其所正而常者只有一箇理順之則吉逆之則凶而理實無二所順之理即所逆之理故吉固為貞勝而凶亦為貞勝也朱子曰天下之動雖不齊常有一箇是底甚妙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爻也者



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上言卦爻吉凶此特言天地之理以推本卦爻之所由作乾坤與貞觀不相于本義偶見此節亦有貞觀意故綴此語耳確然隕然只是形容易簡而易簡則指其生物之事言之爻以三百八十四爻言爻只是一畫故說奇偶凡陽爻皆一而實便是健而易的彷彿陰爻皆二而虛便是順而簡的彷彿象以六十四卦言卦則畫多難以分別故說陰陽消息消息不必以息為陽消為陰只以內體為

主凡內體是陽卦便是陰消陽息內體是陰卦便是陽消陰息陰消陽息便是健而易的模樣陽消陰息便是順而簡的模樣二此字俱指易簡言不可說法乾坤之理來作易乃易既作而此理在易也何伯宗欲以貞夫一一字貫過此云吉凶固由於一理而吉凶生於卦爻則卦爻獨非一理乎易簡正承上文來前後相承亦見卦爻與吉凶同一理也更詳之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



乎辭

此節承上卦爻并吉凶而合言之通節都在揲著  
上看爻象即所值當動之爻象曰動則未值也故  
曰內吉凶即前所命之吉凶曰見則已定也故曰  
外內外字當先後字看揲著求卦之先參伍錯綜  
則占者所值當動之爻象躍然動於其內揲著求  
卦之後通變極數則占者所值吉凶占決之辭顯  
然見於其外爻象之動是變而行以數神百姓所  
以通志定業者見於斯功業不見於變乎吉凶之

占是辭而道因辭顯聖人所以憂世覺民者見於  
斯聖情不見於辭乎功業只是趨避然非已成之  
功業亦只據變而預計之耳變與變在其中變字  
不同此是方動猶未成變通也下二句緊承上二  
句重看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  
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此節是造化功業造化只一旬下五句都是功業  
此功業乃聖人功業與上功業不同生為大德本



易簡來講亦好天地以生為心故以生為天地之德易知簡能不過欲生生天下耳造化只是一箇仁而下面遮言聖人所以參贊造化乃在一義字惟義而後能成天地之仁也居位方可行天地好生之德故位為大寶威力不可以守位法術不可以聚人故說人又說財理財三項平看理財者崇本節用使公私取與各得其條理正辭者反經設教使邪說橫議不得作禁非者明罰致刑使不敢有放肆邪侈之事三者居位大寶之事盡此矣非

義則區畫失宜裁度未當如何能理之正之禁之義者聖人所以相天地而達其情者也

右第一章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全章總指

章旨不重聖人能制器尚象蓋即制器尚象而明易象之廣大悉備也制器聖人亦不是拘拘易象而為之因其自然之理自與易暗合故每用蓋字蓋者疑辭也中間所取不同要不越神明之德萬物之情而已二者總謂之象也此後所舉雖只十



三項而教養之利興革之宜文武之法大都備矣  
韓子原道祖此聖人非不能一時盡制必因時而  
立政不先天以有為所謂通變神化自天祐之者  
也雖然制器而民日偽天下日以亂蓋至于書契  
之作而聖人之情可見矣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  
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  
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此是聖人作易正經來歷彼河圖特其取神物之  
最著者耳故曰河圖不出易亦須作天地間只是  
陰陽陰陽便有消息這陰陽消息做出古今無限  
事物來所以聖人作易不過驗之於此而已天有  
日月星辰之象地有南北高深之法鳥獸有羽毛  
之文天地有宜於人事之宜人有性情形體物有  
飛走動植凡此都有箇陰陽消息在裏聖人胸中  
原具有此理而又仰觀俯察遠求近取見得無非  
此理胸中參驗益真故八卦作而顯微之理自與  
此合神明之德即其所驗陰陽之理萬物之情即



其所驗陰陽之迹德不可見故曰通通者與相貫通也情有可見故曰類類者與相肖似也二以字不着力蓋自然通而類之也語錄曰想得聖人心細雖鳥獸羽毛之微亦盡察得有陰陽伊川謂見兔亦可畫卦便是此義

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網罟佃漁不分亦得兩目相承取離之象而物麗焉取離之德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

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斲木使銳而為耜揉木使曲而為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疑取諸益二體皆木取益之象上入下動取益之德天下之益莫大於此取益之義震亦為木者先天震居寅方寅卯木也木旺於東而根生於東北之震也或以後天東方之震說者非是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日中猶云日裏市乃市易之市天下字活看只一



方自聚一方之民一方之貨亦是不必盡集天下之民之貨於一處也如合天下人喚做百姓一箇人也喚做百姓看書不可拘時取其德名借其義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

坤

通其變四句與進得位四句文法相似宜相承申說此已含垂衣裳意但渾渾說兩使字乃若或使

之之意俱重聖人之通變神化上非言其效也易窮易字指天地人物變化之理所謂自然之易也垂衣裳句乃變通之實時至黃帝堯舜風氣漸開人文漸著凡禮樂制度民心亦必自有厭倦而思變者故聖人因而通其變使民皆鼓舞樂從而不倦然此都不是聖人強他的因其自然之變而以自然之理處之乃所謂神而化之者故能使民皆宜之而不倦也試以易觀之勢窮必反時極必更窮則變矣變則因勢而轉移之乘時而善反之變



則通矣通則與氣化相為循環與人事相為終始  
通則久矣是以自天祐之民宜不倦而吉无不利  
也然則聖人之變通而神化也一易理耳變通之  
實何如上古俗朴而野衣裳之制創自三聖則禮  
樂教化胥此以起而天下文治成矣然此皆神化  
之事有為而無為者也故疑取諸乾坤通變取乾  
坤之變化神化取乾坤之無為  
剡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  
天下蓋取諸渙

剡其木而中虛剡其木而末銳舟以載物楫以進  
舟於是江河險阻不通之處可藉以濟此蓋疑取  
諸渙渙者乘木有功之象也取二體卦象利字粘  
在舟楫上說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引重致遠分牛馬穿牛鼻而服之絡馬首而乘之  
取隨以二體之德言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重門以防之擊柝以警之皆豫為之備也故疑取



諸豫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有杵臼以精食養生益備以濟者言萬民由此而濟也看來杵臼當與耒耜並興蒙引謂前此民尚未知脫粟恐未是養生取小過而送死乃取大過聖人之意深矣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重門擊柝可以待暴客而不可以威不軌故又有

孤矢之利天下比暴客為大暴客不過小盜此即不軌之人威者用以臨人亦非止待之而已緣睽然後威以服之故疑取諸睽臨川吳氏曰兵器不一惟孤矢可以及遠謂之長兵又按史季布窘帝彭城短兵相接亦可證弓矢為長兵而矛劍之屬皆短兵也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冬而穴居夏而野處皆不免有風雨之侵易之居



室則棟宇就而民無祁寒暑雨之嘆可謂壯固矣  
故疑取諸大壯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  
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衣之以薪以薪裹包之也古者生衣草木故死亦  
以此衣之衣字是字法喪期乃喪哭之期此時全  
未有服制也易之棺槨則封樹喪期可知送死大  
事而過於厚故疑取諸大過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

民以察蓋取諸夬

太上忘言民淳事簡故天下事惟結繩以識之而

百官萬民亦無弗治自後則風俗愈薄欺詐日生

而書契不容不作矣書文字也契合約也古者契

以木刻各持其一為驗今并用書為之言有不能

紀者書識之事有不能信者契驗之由是百官之

功實可稽萬民之情偽可覈一舉目而了然甚樣

明決疑取諸夬以治以察主在上者言此與上兩

條皆有上古字因古者已有所用之器聖人只是



易之與前創起者不同

右第二章

是故易者象也全章總指

此章首節立象以盡意二三節係辭以盡言由是吉凶生悔吝著而聖人盡利以盡神者亦不外是矣然總之不出乎象材者象之質動者象之變而吉凶悔吝則象之消息得失也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此伏羲之畫所謂先天易也易豈有他哉只是卦

爻奇偶之象而已然這象又豈粗迹而已哉乃所以像夫理者也陽動之理不可見而假之奇以像之陰靜之理不可見而假之偶以像之所謂圖雖無文而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者也易只一箇象字已說盡了又着箇像字明象之為象也上輕下重

象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此文周之易所謂後天易也材材料也德體象變都是大文不必添言字爻以變動為義故此爻只



重動字講效者倣而發揮之也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是故字承上有力總卦與辭而言生與著並看悔  
吝在心尤微而難辨故下一著字此節不可以卜

筮說

右第三章

陽卦多陰全章總指

此章專論六子因陰陽卦畫多寡相反迺推原出  
所以然的緣故來末節是因推其數而併及其理

也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

震坎艮都是索於乾而得者故喚做陽卦巽離兌

都是索於坤而得者故喚做陰卦陽宜多陽而反

多陰畫陰宜多陰而反多陽畫這是甚麼緣故蓋

陽數必奇陰數必偶今陽卦一畫陽是一又加兩

畫陰是四總來得箇五五是奇數所以陽卦多陰

陰卦反是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



一民小人之道也

此節因論數之奇偶遂說及德之淑慝德行與孟子道二道字同道無仁不仁此無君子小人所謂道與德為虛位是也陰卑而陽尊故陽為君而陰為民二字不指定是兩箇只言其衆多也一君二民是天下一統民無二王何等陽明世界此便是君子之道若二君一民便是七國爭雄五胡雲擾君無常民民無定主雜亂晦冥成箇甚麼乾坤此便是小人之道君子小人之道只在治亂公私之間耳

右第四章

第五章總指

此章例舉十一爻辭猶象傳之文言也看來也只是聖人隨着一時意之所欲言便拈起一文來說學者於此誠可觸類而引伸之矣

釋咸九四爻義有四節首節是主明感應之理出於自然下三節舉造化物理聖學感應之自然者以明之也四節平看固非而以造化物理輕看起



聖學者亦非總之四節只破感又憧憧二字而本文內一貞字已盡此義矣。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慮者思之深總只是文內一思字思慮是此心動用如何廢得只不可着相纔着便是憧憧便不是貞了所以聖人不下無字却下箇何字恁地妙於何字內正好想出是自然光景來殊塗就行事說百慮就心之發念處說對殊塗而言則為同歸歸

是歸宿對百慮而言則為一致致是極致其實只一理也二句俱重上二字語氣只消順下不必倒轉自然意在二而字上見人於感應之道何消得思慮蓋此理原只自然如天理同是此箇發將出來便有千蹊萬徑如在父子則為親在君臣則為義等項種種各別人心只是一箇用將起來便有千條萬貫如遇父子則思親遇君臣則思義等項也種種各別此都是自然而不待安排不待布置順此自然一了百了何用思且慮哉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此節是舉造化以明之往來頂上憧憧往來說可見往來自不妨只不合加一箇憧憧耳往來以序言在外而可見者也屈伸以氣言在內而不可見者也日月相推便明生寒暑相推便歲成非相推後然後生且成也屈伸相感屈感而伸應也不可轉說伸感乎屈其曰相感蓋即一屈一伸而為言

耳至下文本義方以屈伸平說利即指明生歲成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龍蛇尺蠖是舉物理以明之尺蠖不屈則不能伸龍蛇不蟄則不能存身求伸存身都要說是物之自然不用着力精義入神八句是舉聖學以明之所謂下學而上達者也精猶察也精之而入於神是於事物之所宜毫釐委曲無有不悉有不容言之妙矣精義入神疑與行處不相關然見得道理



透徹則隨他甚樣事來出而應酬如利刀快劍自然迎刃而解是乃所以致用也利宜也是用力字與上精字一樣利用則身自安一串說下利用安身亦疑與崇德不相關然而躬行既熟則體驗益真義在吾心愈見圓融愈覺透徹而日進於高明廣大矣是乃所以崇德也工夫重在精利二字入神安身是精利工夫做到成就處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此指精義利用而言過此以往就是窮神知化境

界夫下學工夫知行並進猶可知也過此以往機非在我化不可為更着脚下手不得真箇有莫知所以用力者顏子末由也已正是此光景德盛自致正是孔子從心所欲境界以此體貼極當神以存主言化以推行言窮之知之真與造化合矣非但聞見之知而已也德盛與精義崇德別無兩箇只做來做去做到精熟處便是德盛故能窮神知化此非贅辭未之或知幾於化也德盛則化矣窮神知化正化之事也只一化字就看得一脈分曉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知彼知己身名兩全反之者凶困欲攻人據欲依人也朱子曰此文大意只謂不可做的便不可入頭去做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蒺藜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

而動者也

主解悖說首三句先據文辭訓釋君子五句反覆

以理言而末句則即文辭切釋之也過君子云人

以運器器以射禽則知君子之所以解悖者惟器

而已器而曰蒺藜便有含章不即戎意待時者乘其

斃而制其命不先不後之謂也此只重器字時字

帶言未有器而不以時動者也觀上文只提一器

字及語成器句自見平說非是何不利之有虛說

動而不括二句是足上文言蒺藜器而時動則在我



者動無窒礙故能出而有獲而利也動而不括是未出時預計之出方是作事成器而動含時字在內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小懲大誡小人之福故刑罰不明非小人之幸也乃小人之不幸也孫吳江云不恥不畏雖禮義廉恥之心盡亡利勸威懲其趨利避害之心則一故

能懲誠于微則必檢束于後不至始終犯罪此誠小人之福也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積字宜玩凡善惡未有不有積而成者惡起於微禍成於積小人非不畏也其心蓋謂無傷耳小人只為无傷二字做成許大禍胎是以惡小而懲則罪大而不可解滅趾不防必至滅耳豈不凶哉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  
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  
苞桑

首三句是泛論其道理下面方就君子身上說三  
不忘字可想見兢兢畏惕意安危屬位存亡屬國  
治亂屬政然亦不必太泥易戒苞桑詩垂桑土憂  
治世而危明主大抵皆然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

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長人以德謀事以知任事以力及謂及於禍不勝  
任總打轉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  
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  
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  
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知幾其神至不俟終日言君子之知幾易曰至可  
識矣言君子之所以知幾知微以下推言知幾之



備而申贊之也知字不止是知蓋於行處已曉得  
 了幾字本文明說是動之微則是諂瀆之初前為  
 幾不指恭與諂和與瀆初分處也下面微彰四者  
 亦是在四者初起端處為幾須認得細知幾其神  
 神字猶神明神聖也就人說不是如神之神上交  
 容易諂而不諂下交容易瀆而不瀆是必能於諂  
 瀆初發念處覺之早絕之力耳故曰其知幾乎幾  
 者動之微二句言幾之難知也君子見幾而作二  
 句言知幾之速也作有幹旋意知幾必本于介石

者靜而後能明也微彰柔剛四字活看各有箇幾  
 在不可說微彰之間剛柔之際是幾也萬夫之望  
 深贊之辭中庸說人之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  
 見乎正是此意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  
 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殆危也猶俗言險些子也顏子其殆庶幾一間未  
 達是也有不善二句就心言念慮微有不善便自  
 知得亦便自不復行不復行非前已行後再不行



只不見之於行事也不遠之復只主不見於行言而必言知者行本於知也竊謂此不善即夫子所謂非禮乃在三月後所謂不善亦只是微有不中節處道理微有不中節便是任已所為即名之曰已而名之曰不善豈常人之所謂不善哉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上四句重天地男女兩相與上化生化醇不過帶言耳致一謂專一合二者而為一也朋友之道天

地萬物之道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此就在上者說安易定非一時所能者故曰恒修其身而後安養其心而後易感於民而後能定如此而動以治民言以令民求以取民隨施隨應而益以大備矣故曰全全者無欠缺之謂若不應不



與有多少欠缺在危懼无交從不恒處想可見孫  
吳江云以上下相接而曰交以上取下而曰求聖  
人寓意遠矣

右第五章

乾坤其易之門邪全章總指  
首節是伏羲畫卦先天之易也二節是文周繫辭  
後天之易也三節承繫辭言易之無不備而四節  
又抑揚以贊易中所備之妙無非以前民用者也  
或欲以三四節總承先後天者亦是但彰往察來

及稱名取類等項大抵都着辭一邊故只頂後天  
為妥要之所體所通即雜而不越之理而彰察微  
闡當辨正斷無非天地之撰神明之德先天後天  
其揆一也陰陽二字是通章骨子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  
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易之門句虛乾坤物至剛柔有體正見所以為易  
之門處而天地神明二句是說其有以冒天下之  
道也易總卦爻而言乾坤指起初奇偶二畫有畫



是有箇形質了所以謂之物門物所從出之處乾  
坤如何是易之門乾是陽之物宜坤是陰之物宜  
惟陰陽二德相為交合而不倚則易中許多卦爻  
的剛柔於是乎有體蓋卦爻剛柔只是一箇陰陽  
千變萬化出來故謂乾坤為易之門體體段也猶  
言骨子也撰者造化之迹如雷動風散之類體謂  
體貼出來德如動順健止之類通即旁通之通謂  
發揮得出也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稱名謂卦爻中所稱事物之名小註以為卦名非  
是但比下稱名廣狹不同耳雜者不一也不越者  
不踰乎理也類即稱名中之類意即本義思慮字  
不輕蓋世既下衰則事日煩猥其情狀所至皆聖  
人思慮所經營者故一一模寫於辭若上古聖人  
安得有此樣心胷耶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  
斷辭則備矣

易即上稱名之易彰天道已然之迹察人事未來



之幾本人事於天理微其顯也發天理於人事闡其幽也當名謂實稱其名如貴賤上下之屬辨物謂名從其類如飛走服用之屬正其是非之言斷其吉凶之辭此皆備於後天之辭者也則備矣總承上數句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指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上六句抑揚以贊其妙而因貳二句言易之用也此稱名比上狹只如所稱牛馬棟第之類極其卑

瑣者上節稱名則已該此節指言事矣凡稱名小者其取類未必大此則擬議於陰陽者天下孰有大於陰陽者哉旨意深遠者辭或晦而不明文者說得明顯可觀也言語雖旁引曲喻而一言自有一理無不合道中即言必有中之中小大精粗庶事畢舉也如何得隱蓋事必有理理固不可見也因貳二句須會意串講蓋民行不濟以民心有貳民心有貳以失得之報未明故聖人因民之疑貳而欲以濟民於以明失得之報也



右第六章

易之興也全章總指

此章因首節有作易者其有憂患句便見易中有可以修德而處憂患之道故偶舉此九卦耳非謂聖人用九卦以處憂患亦非為聖人專作九卦以處憂患亦非九卦之外不可處憂患也通章最不宜纏繞處憂患意只繳尾見之其三陳始舉大綱說九卦之聽次方柳楊指說其所以為德末則言其德之為用處也九卦只略提起卦名之義便入

人事講不可深講卦名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此節重在末句謂之興則非作可知中古言其時作易句遐想其人也亦夫子有感之言作易者指文王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此節要得次第之序履謙在踐履上說復恒在存



養上說損益在修治上說困并在成德上說巽在應物上說要之履謙可與共學也復可與適道也恒至并可與立而巽則可與權乎都只要論德意不可講成用的工夫話頭基如屋基積行之始也修德以禮則有以檢束身心而德之積累有自所謂從實地上立脚步步皆實者也張子厚教人以禮而入正是踐履為實地的意思修德以禮而禮以辭遜為本行禮不以謙則倨傲自高而禮不可以虛行故謙為德之柄柄者言人所當執持也復

者心不外而善端存不必謂是惡極而復此只承上文秉禮持謙來蓋人之修德必先有以制其外然後善端可得而復於內只是心不外馳而保守善端在耳猶木有根本而枝葉所由生也本與基別基就積行言本就心言乃善之根抵也既復於善又須能守故恒為德之固固者得一善拳拳服膺而勿失也固與地亦別固者得尺守尺得寸守寸工夫零碎且着力地則萬事悉備全體不易矣德雖可久然私欲未必淨盡天理未必盡全也故



損為德之修益為德之裕修者治而去之之謂裕者充長不已之稱欲淨理全非困無以驗其然故困為德之辨辨乃自辨非人辨之辨者辨其德之至與否也困窮既動他不得則德性堅定而外物不能移矣故井為德之地此所謂可與立者也可與立則可與權故以巽終焉巽全要得入而順意朱子曰巽只是低心下意要制事須是將心入那事裏面去順他道理方能制事方能行權若心粗只從事皮膚上綽過如此行權便錯了巽伏也入

也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此節贊九德之妙須一抑一揚說禮緣人情非以強世若甚和而非至者然實乃天理人情之極一毫加不得一毫減不得何其至也謙句與前後不同抑意在前字內尊光平看俱揚之也謙本自卑自晦然畢竟埋沒不得尊而且光也復乃一念之



善雖甚小而至微然理欲界至自是分曉終非衆  
欲所能蔽猶諺言一歲主百歲奴也此內外賓主  
之辨也聲色貨利雜交於前容易失守恒則心一  
於善獨覺其意味之深長也克己最難所謂摧山  
填壑到後克治既久則人欲易退自然一劒兩段  
下手不難故雖難而易遷善改過都是長善不設  
者遷善改過互相長益初無安排造作也非工夫  
都在先難之謂亦與復所本有去所本無意稍異  
窮是身通是道所謂身雖困而道則亨也凡居所

者未必能遷并則安定不搖而可以待天下之感  
是體雖靜而用則動也居所而遷小註明有持守  
不動應變不窮之說但玩上地字下辨義字此當  
就未應時說非即為應用與巽稱混也因事制宜  
輕重不爽何其稱然以其深入之義理而妙用於  
一心不動聲色不露機緘巽固無所容其心而天  
下安所見其迹是用雖彰而機則隱也此非自秘  
之也神應故妙幾微故幽也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



益以興利困以寡怨并以辨義巽以行權

以用也不可說是用之處憂患人有禮則行皆中節無所乖戾故曰和與上節和字異制禮頗難看時皆謂禮太嚴而以制之審爾則何以云禮非強世要曉得禮非待謙而制行禮者必制以謙而後可也蓋親疎貴賤之等儀文度數之煩若非謙以自持則驕矜之氣未除安能一一而循夫禮乎禮而非讓何以成禮自知之知即知大始之知主也人心既復則中有主而物不能亂矣復即德一者

不二之義無間斷也此如據德隨所得而言非全體也忿欲便是害損則遠矣善便是利益則興矣處困而通則自然不怨不尤而怨寡不曰無怨曰寡怨固是寬緩不迫之辭然亦可見無怨之為難也井是經巽是權辨義者安能慮也辨義非但辨其是非凡細微曲折所以然無不析之此是即其不動之體而許之非正應用時也虛齋謂重所以能辨義處良是權為妙用非善酌時勢者不能行巽則深潛縝密故能善處於難處之中權而不離



乎經也

右第七章

易之為書也全章總指

通章重變字辭即變中之辭也不可以變辭並講  
變亦不可以著變言在三節截總是明易之不可  
遠末節則以不可遠望人而深致其責之之意也  
說箇不可為典要又說箇既有典常至于用易則  
又說箇神明變通之人可見易之理圓而方者也  
人之用易又方而圓者也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  
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

此首句是三節綱領屢遷句又是一節總頭變動

以下正屢遷之實而變動二句又罩上下四句上

下四句正是變動周流處也不可遠意雖在三節

繳出然屢遷內已見有不可遠意時有欲以此節

只說變至出入二節方見不可遠意似又拘矣易

之為書也是不可遠的大凡拘滯的便有窮盡有

窒礙這便可遠得惟易之為道則屢有變遷是不



拘不滯的屢遷何如蓋易中所有只九六兩端而已這箇九六變動不居而常周流於六爻之內如以兩位言則或剛上而柔下或柔上而剛下這等上下无常以一位言則如二一位也剛居之而柔又居之三一一位也柔居之而剛又居之這等剛柔相易剛柔上下皆不可為典要惟其變之所適而已時而上時而下時而剛時而柔都只看那變之所在而趨之耳其道之屢遷如此六爻如何喚做六虛意者因其無常相易似乎虛位故曰虛耳然

說未有所據周流六虛不是一卦自初流到二自二流到三乃總六十四卦来看如復卦一陽在初師卦一陽又在二以致二陽三陽及一陰二陰俱然然又不必依序流去只自初至上散見迭出便是上下以兩爻說如此卦剛居三柔居四柔上剛下彼卦是柔居三剛居四又是剛上柔下故曰无常剛柔以一爻說如上講已明白相易者言剛柔兩相換易也交易變易之說非是變字指九六其出入以度内外使知懼 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



師保如臨父母

上變字已含辭了此下二節雖是詞然亦只消承變字說不必粘出辭來出入內外俱易中所具言易惟變所適也故其出也必以法而使在外者知懼其入也亦必以法而使在內者知懼度法度也知懼亦只是守其度而已使字要看此節無無憂患說下節獨提出憂患言者聖人作易重在濟民行一邊故於憂患尤明喫緊以示人耳又字承上文言不特外內懼而已也又明於憂患與那所以

憂患之故是以人之用易者常懷恐懼雖无師保在前而常如父母在上矣師保父母互言以形容其敬謹也言道之不可遠而括以一懼字正猶中庸言道不可離而以戒懼謹獨言之懼者易之大綱也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此節聖人教人治辭以求卦爻之義示用易者簡易法也率辭揆方通一部易書而言非所值之辭辭之所在者即變之所在方即上度字典常即方



度上傳所謂典禮是也不必以上典要相形蓋上  
是通言此是析言通其析者而言之又是不可為  
典要也蓋易道屢遷無可捉摸而辭之所示確有  
定理故惟率循其辭以揆度其事理之所向則一  
卦有一卦之理一爻有一爻之理而易之不可為  
典要者且見其有常矣然易雖有常而人之用易  
者又不可膠執苟非神明之人屢遷之道豈能虛  
行哉道字正是首道字

右第八章

易之為書也全章總指

此章都是從有易後論說雖以卦爻並論而語意  
都重爻一邊首節舉卦以及爻而自二節以後俱  
發明時物相雜之義雖有彖辭一句亦抑揚反覆  
言之非正申為質意也此章章法明整而開闔關  
鍵最妙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  
物也

易之為書兼下文言原要字不着力照惟其句自



見始終即初上而中四爻在其中質謂全體六爻  
各具一體合之乃成全體也過下六爻句須云卦  
既以始終而成則是有六爻矣相雜以九六言初  
三五柔位也而剛亦居之二四上剛位也而柔亦  
居之其相雜有如此者亦以剛柔之成質者物也  
往來之靡定者時也時主乎進則為九而一主乎  
退則九者又不得不六矣時主乎退則為六而一  
主乎進則六者又不得不九矣此時字與趨時之  
時不同彼以兩卦言此則以本卦中之爻言也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二節都是明時物之雜難知易知就後人觀易說  
初辭二句亦後人逆推聖人之繫辭如此本末句  
則解上而起下也本則體質未著義理未彰如草  
木初生未知是何草何木末則體質已著義理已  
彰如草木既成自知其為何草何木矣初與終對  
擬之與卒成之對或欲以初對卒者非是惟本末  
也故料得聖人當初初繫辭時必然商量揆度看  
此爻當假何象當著何占不肯胡亂寫定至於上



文之辭不用更着心思別立主意只消因初爻之意而為之卒成耳雖上文所繫亦或別有道理畢竟由初及上即始見終是箇徹首徹尾的當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若夫是承上之辭物謂事物德則事物所以然之理雜者盡其繁撰者體其實是非即物與德之是非謂之備者初上固有但未若中文之周悉耳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象辭則思過半矣

噫字感於上所論而嘆之也亦讀如書亦行有九德之亦作總字意要者求也存亡乃天道之消長吉凶乃人事之得失居者可坐而得也六爻既備時物既陳據此以要吉凶存亡之理居可知矣何用讖緯術數哉然此但為庸衆人言之耳其在知者不必遍觀六爻只把彖辭一觀則統體已具大義已明吉凶存亡之理十得八九矣蓋六爻義總括於彖之一辭然惟知易者知之耳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



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此二節又更端而言中四爻皆因同辨異之說所以盡中文時物之蘊也重德一邊功者力量之所能異位字且含蓄說善字活看是虛位也多者大率之謂譽聲譽即下无咎懼字照譽字亦指其所遭而言非自家存心要如此近則有凌逼之嫌故多懼知多懼由於近則多譽由於遠可知矣下面又從此抑揚說去要大要用者德之用中者不偏於柔不失其剛故能自立而不病於遠也然此

便見多懼亦是其不中處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

柔危其剛勝邪

貴賤以位言剛柔以文言與上柔字以位言者不同貴則操獨運之權而臣下之功皆其功賤則勢不得以自專而舉事一不當禍且隨之矣柔則君暗臣弱三固多凶五亦不多功剛則君明臣良五固多功三亦不至多凶也

右第九章



易之為書也。全章總指。

廣大悉備首節已盡次節第著易中所有之名亦所以見其為廣大悉備也。不可分上為卦下為爻要之天下之理三才盡之三畫也是三才六畫也是三才以至爻物文與吉凶也都是三才也。朱東武欲分上節為廣大下節為悉備更詳之。言不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其廣大是統論其槩悉備是就廣大中細論其詳。前

道字內已含陰陽剛柔仁義等意。至後六畫更覺分曉耳。但前道字且莫露破。兼字與兩字不同。兼猶通也。謂通此三才而各兩之也。說易之為書何等含蓄得廣。包括得大而其中無一不備也。何以見之。天下道理盡於三才。今據易中八卦來看。起初只有三畫。上畫天也。中畫人也。下畫地也。易之小成一三才矣。不特此也。及至聖人因而重之。通此三才而各兩其畫。故六。然這六者又非別有他道。亦只此三才耳。五上即天之陰陽。三四即人之



仁義初二即地之剛柔易之大成無非一三才矣其廣大悉備也如此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承上言易備三才而易中所有名物又何者非三才之散殊也道即畫以畫有三才之道故即名為道變動不以九六言只各就其一畫中自有一畫道理便是爻與是故謂之爻同以其有變動之義也物字照上下亦是易中名目不可泛指物說以

陰物陽物說不妨蓋遠近貴賤皆陰陽之陳列也相雜本義甚明乃剛柔之位也所謂分陰分陽迭用柔剛者是已文必相間而成若一色便不成文矣文不當本義謂爻不當位位即文爻方指九六不當含當在內然非專以陰居陰陽居陽為當即純陽純陰亦自有不當也當則吉生不當則凶生爻物文吉凶俱以三才之道貫亦可

右第十章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



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此章專以彖辭言重在其辭危一句危者使平二句正是辭危處下危字與上危字不同上以辭言下以人之心言危使平易使傾只在貞則吉不貞則凶上見之其曰使者非聖人使之蓋出於理勢之自然若有以使之也其道甚大四句一開一合一叫一應言易之道甚大而用甚切也其道即危平易傾之道言此箇易甚大看凡物平必生於危

傾必生於易誰能廢得其道之大若此然果何為也哉只是教人危懼無怠於始無忽於終其言危者固欲人懼以承之其言懼者亦欲人懼以改之大要使人平而無傾歸於无咎耳此之謂易之道也

右第十一章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全章總指

此章言聖人心易之妙不假於易而能知吉凶作易以成天地之能者為斯民計耳上傳言聖人立



象盡意為天下之人不能忘象得意耳至聖人自家何消用易此傳言聖人自家無卜筮而知吉凶何消用易但要百姓與能則易不可不作耳意正相發首節言聖人能前知吉凶次節言聖人心易見所以前知之故三節言有可知之理所謂天地間元有一部易書開眼便見者是惟聖者能默會之見所以說心研慮而前知者正在此也四節言聖人作易之功用八卦至情遷句正作易之事愛惡至悔且吝是申吉凶情遷句而未條則即人之

情遷以明易之情遷耳蓋易之示人惟吉凶為最著故特反覆以明之夫聖人德本易簡而不忽於吉凶如此則易簡豈盡遺事物之謂哉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

乾坤言人健順言性情易簡言他所行知險阻言臨事變歸重在臨事變上而實則健順內已包括了聖人固是陰陽合德但此處終是分兩人看但不可優劣本義於乾下雖字能字是轉指言於坤



下既字又字是直承言極不苟且易跟健來大凡人性剛健的做出自無艱深阻滯故恒易有易心者多冒險前進而茲又善用其健而不自恃其易儻有事變當頭必能長慮却顧敬以待之而知險簡跟順來大凡人性柔順的做來自無紛紜煩擾故恒簡既謂之簡自然行多安詳雖有事變之來諒得平素小心不失尺寸隨常行去似亦不妨然且益致其慎更用簡約愈加小心謹慎而知阻知險知阻無卜筮而知吉凶也知非徒知而已分明

有不敢輕進之意在憂患一也或謂之險或謂之阻朱子語錄登山之喻最精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此節又推原知險知阻之故合乾坤聖人而一道也說心以無事時言研慮以應事時言朱子曰悅心是凡事見得通透了自然歡悅悅是平素理會得了於事上更審一番便是研諸慮研是研磨他定吉凶頂說心來成亹亹頂研慮來吉凶無形故



以心言而曰定定者剖決之意疊疊則有迹故以  
慮言而曰成成者造就之意兩能字及定字成字  
俱在聖人身上說天下字不可泥猶云凡事耳本  
義乾坤與上節不同此是以未事應事分乾坤猶  
張乖崖公事有陰陽之說也

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此言聖人心易之妙是在理上自然理會得初非  
意想測度術數窺見者也天道則有變化如寒暑  
晝夜之類人事則有云為如語言動作之類而變

化云為之中吉雖未來其祥已見凡此皆理之所  
在也聖人一心渾然是理除非天地間沒有的道  
理其心有所不知若變化云為之理皆聖心一定  
之理故象而知之即知以藏往也吉事有祥之理  
皆聖心未然之理故占而知之即神以知來也象  
者比擬之謂占者卜度之謂然俱聖人分上事不  
可大着力即變化云為與夫吉事有祥之事同一  
吉凶同一此理但已然則為器未然則為來知險  
知阻元有此兩項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承上言聖人無卜筮可以知吉凶而百姓不能故又言作易之功用重在與能上天地乃作易之原也天地設位則險阻器來之理無一不具而未能以自示於百姓於是聖人作易正所以成天地所未能之能耳由是人謀鬼謀而聖人知器知來之能百姓亦可以與之矣聖人兼先後天易本鬼謀而先言人謀者古人先謀之人而後證於鬼神也串講重鬼謀一邊

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此與下條都是聖人成能之易所以使百姓與能者也本是象辭變占四項却又錯綜雜出此文字之變化處宜玩八卦通指六十四卦之八卦以象告者以奇偶之象告也此句是象指先天聖人說以情言者以爻象之情言也此句是辭指後天聖人說此二句且勿露吉凶字剛柔句總承上二句說不必分貼亦非專重卦畫而辭不出此之意雜居以九六言陽位而柔或居之陰位而剛亦或居



之即其所居而消息或異吉凶昭然可見所謂象告情言者亦惟告此言此而已

變動以利言言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言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變動是揲著求卦時事自四營至十有八變皆是其時且未有吉凶何有言然言之可趨凶之可避皆在其中非以利言而何所謂爻象動乎內正是此時節此句是變變動以後所值之占有吉有凶

此皆隨卦爻之情而遷者也所謂吉凶見乎外正是此時節此句是占愛惡以下正是情遷之實悔吝利害皆吉凶之屬愛惡相攻遠近相取情偽相感者情也此三項當如項氏說略有淺深相感者情之始交也相取則有事矣相攻則其事極矣攻如攻乎異端之攻專也非不好字面愛相攻則吉生惡相攻則凶生悔吝還總說宜遠而近宜近而遠皆有悔吝也情相感則利生偽相感則害生情乃情實之情與下凡易之情情不同對偽而言即



誠也凡易之情三句又承上文而合言之凡易之情近而相得為貴遠而不相得亦無傷惟近而不相得則猜忌易生嫌隙易起所謂惡相攻偽相感而非近相取者凶害悔吝從此生矣是吉凶三辭分出於三情而總屬於相近之一情也凡此皆以爻言而卦在其中矣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此以人之辭明易之辭叛者悖理疑者不明理叛

甚於疑至失守則又不止於將叛矣故枝只是支離不一慚加愧怍而回互屈則逃遁而不伸也此三項合看自明吉躁相反不難看誣善何以辭游善人本無實迹可說欲誣之者定說不得游者如物在水上浮游而不定也項平菴說仁者默勇者諱能言者寡信善巽者少決智人多險文士罕守亦好

蔡虛齋曰六辭之中吉一而躁叛疑失居其五可見天地間好人自少好事亦自少也余息齋曰上



繫以神明默成為結下繫以諸辭之不同為結義相發也吉人辭寡其默成之次歟

右第十二章

說卦傳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全章總指

此章專為著而發故首之以生著而下文節節皆承此說去虛齋謂大傳說卦爻已備而未詳於著設無此章亦為贊易缺事良是著生而數立而卦爻設則聖人之作易備矣和順二句是贊其功用

之大所謂作易之極功也此亦須本著數說來不然理雖具於卦爻亦安能自用於天下而見其妙如此耶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著

此與下聖人專指伏羲作易無下數與卦爻却重在著上幽贊句是原著所由生天地之主宰處曰神明默與相助有不假於禮樂刑政之迹者故云幽贊由是著生則天地之神明有所寄而數與卦爻所從來矣



參天兩地而倚數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

此三句俱根著來數起於著而卦爻則著所揲之卦爻也參兩字不着力天之數三而全用之即是參地之數四而半用之即是兩倚靠也七八九六之數靠此參兩而起也觀就著所揲之策數而觀變謂陰陽之變指著數之奇偶也卦以所值者言觀是大概看幾畫陽幾畫陰成箇甚卦發揮者觀之詳又是逐爻細看剛柔即奇偶之老少爻即所

值卦中當動之爻俱在揲著上說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此皆著之功用易以著之數而得卦爻則無不在其中矣和順等字俱要就易上體貼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統體為道德其中間條目為義而其散見於天下為理稟於人物為性理性之從出則為命其實一也但道德與義則分合言之而理性與命則顯微言之耳和順與理是兩開事故用而字窮盡與至是一串事故用以字或以下句承上句



不是和順即是模寫如道德皆一一依他樣子模寫出來無少乖戾無少拂逆不其和順乎就其中消長進退之義種種分曉又何其理窮與盡亦是包括無餘之意至者與天命渾融脗合而無間也

右第一章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易一理也理極三才淵乎微矣故總而歸之於性命將以句作冒立天三句正是性命之理而兼三才以下則分合以言其順也順與上順字同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立字不着力蓋謂非此不立如車之兩其輪缺一則不立也三與天字俱要重看單舉一件猶未是立也兼三才兩句是統看分陰三句是分看成章處重在迭用上陰陽剛柔俱以位言分陰分陽即是迭用柔剛當相承說不可平看大抵此章皆作易後據見在已成



卦言只論聖人作易順性命之理不是原聖人作易之由也

吳右第二章三句是合音為章重卦取用土創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通章專解圓圖虛齋自有明說指末句為橫圖者此未定之見也兩條一意蘇紫溪兩節並重之說亦未是前條只是分布先天卦位出來定位等帶說不重八卦句亦不過欲挑剔此即六十四卦圓

圖耳非上四句為對待此二句方說流行也後條正解圖意必着逆數句者聖人當初將橫圖規而圓之本欲以象渾天之形陰陽消息之數又恐人拘順逆分半之說而不知易之所由出故云云見其左右各別實不曾相斷也卦之已生者為往未生者為來數往是有迹可尋如今日而追昨日故曰順知來是有心探計如今日而料明日故曰逆若論其生出之序則來者固逆而往者亦逆也故總曰逆數



右第三章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暄之艮以止之  
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日而時用日始曰也  
此是小方圖本義謂與上章同者言其相對同也  
非卦位同也前章起天地圓圖從中起也此章起  
震巽方圖從中起也八之字皆指物說動生意於  
中散鬱結於外潤濕而暄燥止斂而說暢天無所  
不統而地無所不容皆是兩兩相對君主也藏是  
包藏之藏自離以上取象義多故以象言自艮以

下取卦義多故以卦言

伏羲圓圖卦位乾南坤北離東坎西艮西北兌東  
南震東北巽西南

伏羲方圖卦位震居中右而向於西北巽居中左  
而向於東南次震者離次離者兌而極之於西北  
則乾也次巽者坎次坎者艮而極之於東南則坤  
也按此小方圖不經見以大方圖約之其相對自  
如此耳

右第四章



帝出乎震全章總指

此是文王圓圖乃取伏羲圓圖而更置之者所謂後天之學也卦位震東兌西離南坎北巽東南艮東北坤西南乾西北起震而終艮大意以八卦之位當一歲之運為造化流行之序也故說先天主對待後天主流行其實不外先天卦氣之運也首節言帝乘卦以出入而帝不可見故次節又即物之出入以明之是借可見以明不可見也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氣機主宰為帝此出字齊字等就帝上說且未可着物及五行四時意出字對前面入字說齊者無不出也相見則加顯矣致猶委也言帝畢力養物若委其身而為物所役者然悅者歡欣交足之意戰者生育之氣與肅殺之氣相搏擊下箇戰字竒突造化必戰此一番方纔可保其說而向於成也勞有慰藉安存之意成是收成結果然終則有始又已含下年出的意思在了凡此皆帝之流行自



然而然者要其乘時而運恰與卦位相當故出必於震云云

萬物出乎震一節總指

此節是就物上見出帝來物不自生成必有所以生成之者而所以生成之者即帝也八卦皆在方位上看出時序來蓋八卦以造化流行之用次第推去分明有四時交代之義離明坤地坎水總在時位上推出不可說德說象此節分明是解上節却又變化或說出上文或不說出或於後結出或

打頭喝起此文字之妙處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

東方於時為正春乃青陽之候也故萬物於此而出

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

東南於時為春夏之交乃南訛之候也故萬物於此潔齊潔齊二字要連講

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



離也者明也此句以空空講箇離之德其所謂明者正在於萬物相見處而所以相見者則以其在南方之卦也南方於時為正夏故物皆相見相見者條達暢茂光輝發越彼此交相映也聖人二句帶說輕看二句相承說下南面而聽天下是位嚮明而治是作為明目達聰察百官治萬民皆是蓋取諸此只取明字一邊不可將明與南分應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坤也者地也此地非天地之地只當一土字看坤

在五行為土而於時則為夏秋之交故萬物皆致養者坤以一身為萬物之役悉其力而無所靳也土寄旺四時而獨旺於夏秋之交故養必歸之坤到離時火氣極熱物難成故火金之交有坤土到坎時又水氣極寒物難生故水木之交有艮土此等道理最大

允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允

允居西方時為正秋乃金氣肅殺化機始藏之日故為萬物之所說說字有味看到秋成後萬物各



飽化機何等欣欣自得  
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

西北於時為秋冬之交故陰陽之氣自相搏擊而  
物亦因之天者色變喬者葉脫也陰陽相薄此理  
但可以意會而不可以形求其實到此時候亦自  
覺道有箇戰的景象在

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  
曰勞乎坎

水乃五行之水非地中之水也正北方正是申說

水字意蓋北方為冬正水旺之時也勞慰勞也說  
者恬休戰者寧定若安存而慰勞之者萬物之所  
歸又申勞卦意萬物至此如為商者自春出外更  
相貿易至冬乃得歸家而休息也歸乃歸藏之意  
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  
言乎艮

東北乃冬春之交收斂既固則今年之生意於此  
而終明年之生意又於此而始焉成終成始艮本  
是終然終則必始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



也語卦至此妙哉妙哉

右第五章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此贊後天流行之用而推本於先天對待之體也神字只管到後天之學以用言也其實推本先天

亦是發明後天之妙耳神非乾坤乃乾坤之運六子而不測者蓋既會動會說又會燥會潤不滯於一不涉於形所以為妙此語意緊緊連下直至盛乎艮句方斷上六句內通要見神字意雷動等即象以明生長收斂不重象上澤是雨露水是地氣其實只作兌坎字看此正變化成萬物處然惟一故神非兩不化若無先天對待則六子不得其偶將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何以能變化而成萬物若斯也故又推本於先天然則後天終不出於先天



範圍之內也

右第六章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夫子欲於下文言八卦之象故先言其性情如此象者其似性情其真也性以本質言情以發用言八卦俱要兼講然都只就卦畫陰陽上說不可着相了乾純陽故靜專動直而健坤純陰故靜翕動關而順震陽起於下不與陰俱靜也故其性奮發

其作為果決而動巽陰伏於下不與陽俱動也故其性沉潛其作為婉轉而入坎者陽陷陰中也但見中藏不測而外示韜晦非陷乎離者陰麗陽中也但見內體文明而外露輝光非麗乎艮陽極於上則止是靜亦定動亦定也兌陰見於外則說是內固和外亦和也作此題須把乾坤另起放下方有作法

右第七章

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坎為豕離為雉艮為



狗兗為羊

馬健而行不息牛順而能勝重載龍以動奮之身而靜息於地勢重陰之下難以入伏之身而出聲於天氣重陽之內豕外污濁而內剛躁雉外文明而內柔怯狗外剛能止而中柔媚羊外柔能說而中剛狠分而求之一卦一物會而通之萬物一易此後語多鄙瑣理則宏深歐陽永叔不信諸傳恐渠尚是揀擇見解也

右第八章

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兗為口

首會諸陽尊而在上腹藏諸陰廣而有容足在下而動股兩垂而下耳輪內陷陽在內而聰目精外附陽在外而明手在上而能指口在上而能說可見人身內箇箇有箇易理在奈何空作畫字一樣

右第九章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



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此依附錄本義不必說索乃畫卦時說不是撰著時說乾坤六子從前原有父母男女之稱故此特解之故字重看孫吳江謂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而此章則以陰陽道名分說得好長中少以所得之次第言孫吳江曰或疑三男陽也乾之似也乃謂坤求而得三女陰也坤之似也乃謂乾求而得何也蓋三男本坤體各得乾一陽而成此陽

根於陰故歸之坤也三女本乾體各得坤一陰而成此陰根於陽故歸之乾也

右第十章

廣八卦全章總指

孔子傳易廣八卦之象乃至瑣屑若此然其中亦自有至理莊子所謂道在瓦甓微見其旨矣善乎關尹子曰一物也衆人惑其名見物不見道賢人析其理見道不見物聖人見其天不見物不見道一道皆道不執之皆道執之皆物吾當以此言問



之永叔焉此章凡每卦皆當以首句另講如云乾之象固為天矣自天之外而廣之云云方是

乾為天為園為君為父為王為金為寒為冰為大赤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為木果

天見本體圓而動不獨指天亦可君尊而父始知大

玉粹純剛堅寒冰俱位西北而冰大赤盛陽之位也

謬良馬純陽老馬最健瘠馬純陽無柔健駁馬健

最勇木果圓而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母牛為大

輿為文為衆為柄其於地也為黑

地見本義母物作成布柔而廣釜虛而吝嗇靜翕均動闢

子母牛純陰至順大輿所載者廣文三畫皆偶衆偶畫之多若連

文治言衆以柄宰生物地黑極陰之色

震為雷為龍為玄黃為專為大塗為長子為決躁為

蒼筤竹為萑葦其於馬也為善鳴為鼻足為作足為

的顙其於稼也為反生其究為健為蕃鮮

雷陽動於伏龍見前玄黃乾坤始專陽氣始施大塗萬

畢長子見前決躁決陰而蒼筤竹蒼東方之筠萑

出筤竹筤竹之筠萑

管筤竹筤竹之筠萑

管筤竹筤竹之筠萑

管筤竹筤竹之筠萑



葦下本實而善鳴陽在內為聲上畫鼻足懸起為

起騰起為作的穎白陰色稼反生於陽動究

健蕃鮮究陽之長必至於乾而為健既變而乾則

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

進退為不果為臭其於人也為寡髮為廣穎為多白

眼為近利市三倍其究為躁卦

木善入風善入長女見前繩直工德之制能糾木之白

少陰長風行之性高木生進退不果一陰盤旋於二陽

臭陰伏而不散人寡髮陰血不升廣穎陽上多白眼白眼屬又反

離之近利市三倍陰主利巽陰為躁卦震為決躁

而為震

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輮為弓輪其於人也為

加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於馬也為美脊

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其於輿也為多眚為通

為月為盜其於木也為堅多心

水內明外暗溝瀆所以隱伏輮陽匿陰中有矯輮在

陰中抑弓輪矯揉人加憂陷於心病耳痛虛中實

必血卦水為赤得乾中馬美脊陽明亟心剛躁在



與心中也皆馬下首上畫薄蹄曳皆下畫輿多眚險通

水之月精盜而能陷物木堅多心剛而在內

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冑為戈兵其於人也

為大腹為乾卦為蟹為蠃為蚌為龜其於木也

為科上槁火外明日電德之中女見前甲冑陽外戈兵銳脊

人大腹虛中乾卦燥蟹蠃蚌龜皆外剛內柔細

而躁羸善麗蚌木科上槁科空也中空則

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闕為果蓏為闍寺為指

為狗為鼠為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為堅多節

山一陽隆於徑路一陽橫亘二陰之小石一陽在

頂卷門闕上陽橫果蓏剛在上闍寺皆掌王宮者

石應入寺止內指前剛狗外剛鼠前剛黔喙鳥之黑喙

之不應出指止物鼠止物鼠剛黔喙者善喙亦

前木堅多節於陽在外

兌為澤為少女為巫為口舌為毀折為附決其於地

也為剛鹵為妾為羊

澤坎水而塞少女見前巫口舌巫悅神口舌悅毀

折金氣始殺附決柔附於剛剛鹵二陽在下地之

條枯實落為剛所決剛鹵剛者方有鹵不



然則鹵水陰小妄而賤羊見前傳

右第十一章

序卦傳

序卦總指

虛齋說序卦是流行之易雜卦是對待之易亦是愚常說聖人只是看得易經透徹圓活把六十四卦順數看來有一番道理逐卦翻轉看來又自有一番道理心中恁地玲瓏或疑非聖人之筆者何也大約此傳只依稀說過不必太拘序義不出相

同相反此造化生剋理也以此觀傳中不可字自有兩樣其訓義有粘上有粘下亦須分別乾坤總首兩篇故下篇再提天地而以終焉通結之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

天地當乾坤字看此句釋乾坤所以首諸卦之義此取盈字以見屯所以次乾坤意盈也句正釋上文此物字概動植

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



物之稗也物稗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

此又解屯義別立一說以起下文此物字專以動物之有知覺者言物之始生冥然無知故蒙次於屯而始生不養則必夭闕不遂矣故需又次之需有飲食之道正養之義也

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

飲食人之大欲有欲必爭故訟次需爭則黨援牽

引而衆起矣故次以師師之義為衆也

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

此段主王道以庶富教立說衆而無主則亂必統於一而後定故比次師比之受小畜導之而生養遂也小畜之受以履教之而倫理明也有禮則上下辨而民志定尊卑貴賤之間自然安矣故又受之以泰



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

此段以世道之治亂循環言通也言造化氣運之盛世無常治之理故受以否亦無常亂之理故受以同人否者上下不交同人者上下相同義正相反也

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

此段俱以君道說人君同民好惡則天下之人歸而所有者大然有不可恃也一恃其有則滿招損矣盈不可久也故又以謙受之有大而謙則身安而國家可保常享其有矣何豫如之

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噬嗑者合也

此亦主治道說豫受隨治人從也隨受蠱治法脩也蠱受臨治功成也臨受觀治道盛也觀受噬嗑



治化協也此豫以下之悅豫言與上不同民心悅而後從之故受以隨而隨人者非無故也亦欲相與以有事耳盡不是事盡而後有事有事則勵精圖治而成功巍然故受以臨功業盛大然後為天下所觀仰故受以觀可觀則有以慰服天下之心而人心固結故受以噬嗑噬嗑者合之義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

此主文質說徑情而行之謂苟苟合則瀆而易離必以賁而飾之賁者所以約情之流而使之合以禮也賁本亨通若致飾於賁而文滅其質則反不可通行而亨盡矣然賁極反本文盛終必復歸於質故受以復若單出剝受復題須以造化消長之候說窮上反下枝葉摧而根莖萌也

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



此以聖學說復則不妄者下學立心之始養而可  
動者聖神功化之極聖學之所以成終成始也理  
欲不並立善念一復妄念即除矣故无妄次復心  
既无妄然後可學以聚之而為大畜所畜既大然  
後可優游涵養而為頤若無大涵養安有大設施  
故又受之以大過

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  
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此以人之行事說過字作恃才過動看人若過於  
恃才畢竟做不去而陷於險矣故受以坎既在險  
中不能不麗於人以求自振故受以離離有麗之  
義也

右上篇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然  
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  
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  
之道不可以不乂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乂也

此明下經所以首咸之義有父子則有君臣生齒



日煩而君臣所自起也上下比君臣又廣蓋有君  
臣則尊卑貴賤緣分而定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  
侯諸侯治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在在皆有箇  
上下之制矣上下既明自然有禮義以節文之而  
宮室車旗之度拜趨坐立之儀莫不有所設施措  
置矣禮義非緣上下而始有實因上下而後行故  
着錯字男女以上夫婦之所自来父子以下夫婦  
之所由致夫婦亦重矣故下經首咸然夫以婦為  
內助婦以夫為刑家人道之根本不可以不父也

故又受以恒恒有久之義也若單出恒者久也一  
句又須以久道成化立說

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  
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  
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  
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

此又以久字別論物理久受尊名者不祥久荷祿  
位者有殃是物不可以久居其所也故受以遯然  
物無終遯之理將來必有壯盛之時故受以大壯



時非徒壯必有進用之日故受以晉然既進又當知止使一於進而不退則見忤於人而傷之者至矣故受以明夷既傷於外必反於家以求安矣故受以家人始因君子之遯而冀其將進既因君子之進而戒其當止

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

身不行道家法蕩然為窮其父子兄弟夫婦之間

必乖離渙散而無復親愛矣故受以睽人心乖離則上陵下叛召侮興戎而難作矣故受以蹇然禍難既久必自解散故受以解既解則人情懈肆故又轉作緩急去急緩荒寧安得無失故受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

此以聖學說懲忿窒欲損而不已則人心日微而道心日長故損而受之以益遷善改過益而不已則流於既溢而發於持滿故益而受之以夬或泛

言

卷

七



指盛衰看亦好

夫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

此段以君子之進退說夫有決去之義小人決去則君子不約而遇矣故受以姤君子既遇自然共聚於朝故受以萃君子聚於朝則必升斯世於大猷此之謂升也故受以升升而不已升字又作求

進看進而不已則必取困故受以困既困於上又不得不退處於下故受以井井者在下之物也聖人凡遇君子得志之時未嘗不以知止戒之為君子慮深矣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

井受革是新治之機革受鼎是新治之權鼎受震是主治之人井常道也常道既久不能無弊必須更化而善治之故次以革然革天下之弊政非握



天下之大權者不可故次以鼎鼎重器也世無舜禹則與賢適所以召亂世無太伯則與少亦所以啓爭惟立嫡以長則名正言順可以長守社稷而為祭主矣故次以震

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

此以造化氣機看動極必靜故艮次震靜極必動故漸次艮

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

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

此主進道說漸以漸進為義循序漸進則必學造其極而得所歸宿之地矣故受以歸妹夫既得所歸則德盛業大而不可加矣故受以豐若徒博盛大之名過求異端之術而不要諸聖賢之道則失其中正之所居如田无禽之謂故受以旅外之也



夫既外於聖賢之道則必為聖賢之所不容而漸  
悟其非反正之機不容已矣故巽巽者入也出乎  
邪而入於正也此下入字又轉作深入字看人能  
深入於理則理與心融而說矣故受以兌兌者說  
也夫既說矣則根心生色而睟面盎背故又受以  
渙若出題自窮大者至以巽窮大又作窮奢侈大  
看窮大必至於喪亡故受以旅人在旅中親寡交  
稀非巽順不能取容故又受以巽  
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

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

渙者離也人心既離則當設法以防節之故受以  
節然制節度數非信則民心疑而守不一故必堅  
如金石信如四時而後可以行節故受之中孚伯  
宗以中孚看作實心亦可然事有權宜信難執一  
有其信者果於信者也果於自信則事不加審而  
取必於行以小信妨大信者有矣能無過乎故受  
以小過

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



有過人之才者必有過人之事何事不可濟故受之既濟此以人事說

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此又以氣運說既濟物之窮也然物無終盡之理萬古此天地則萬古此氣化萬古此氣化則萬古此人物不以既濟窮也故受以未濟未濟則未窮有循環不已意此生生之易也故以此終焉終首篇乾坤之義也

文之右下篇

### 雜卦傳

#### 雜卦總指

夫易理之妙有流行有對待序卦流行之易也雜卦對待之易也對待如山峙川流日晝月夕確乎不可易矣雖不易然主變言則未嘗不易也此流行對待互為其妙其反對有反得善者有反得不善者若文王之意但示人以可變之機得其機則危可安亂可治屈可伸狂可聖一轉移間耳張行成曰天地之間惟一無對惟中無對乾坤陰陽之



一坎離陰陽之中頤大過似乾坤之一中孚小過似坎離之中故皆無對上經三十卦除却六卦不對餘二十四卦總得十二卦加上六卦總得十八卦下經三十四卦除却二卦不對餘三十二卦總得十六卦加上二卦亦總得十八卦合之三十六卦所謂三十六宮都是春也虛齋又引正蒙曰氣本之虛則湛本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對有對必反其為有反則有仇有仇必和而解此易之所以反對也張子不言易而深得於易蘇

紫溪曰雜卦始乾終夬夬盡則為純乾也聖人扶世道之意微矣按此反對是謂相反而為對非相反相對之謂看來此傳文字亦大變化不可忽了六朝文體祖此然安得如許自然

乾剛坤柔

此主造化言純陽故確然而剛純陰故墮然而柔比樂師憂

此主國家言得衆而道可大行故樂統衆而機難預測故憂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此以君民言以上臨下教思容保有推恩惠下意故為與義以下觀上取中取正有專心仰求意故為求義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震動天性活動而坎險則不能好學以明其理故見而未遂見坎幽昧天資昏雜而艮光明則能篤學以通其蔽致昧而不終昧或以明而不用其明愚而可達於明說亦可

震起也艮止也

此主化機說起止要見發端極致意泛云動靜未精且須主陽說震是陽起於下艮是陽止於上也損益盛衰之始也

此以治道說損益非盛衰乃盛衰之始一云損為盛始益為衰始更精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止健甚難而能止者福之適然乾動無災而不免者禍生意外



萃聚而升不來也

聚於下而不往，猶於隱者往於上而不來，溺於仕

大者謙也，天其與之也。

謙輕而豫，怠也。

輕自卑也，怠作慢字看。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有物而見食，無色而受采，養與教，刑與禮，武與文。

從人所說俱通。

兌見而巽伏也。

此以人心寂感言見為順德之發越，而伏則退藏。

於密之時也，又以陰為主。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異，守成中興，蓋

不可同日語矣。

剝爛也，復反也。

此以造化陽氣言剝則生意潰爛而歸於無復，則

生意復萌而反於有。

晉晝也，明夷誅也。



此以世道汙隆言晉乃文明之候而明夷則雜亂之秋也

井通而困相遇也

通是吾道得行相遇而剛見揜則不通矣

咸速也恒久也

此以王道說速是存神過化久是久道成化

渙離也節止也

人心蕩於禮法之外而不知止為離揜於禮法之

中而不敢逸為止

解緩也蹇難也

已在險外無急難之虞方在險中非可緩之日

睽外也家人內也

外則情意不相維係內則恩義自相聯屬

否泰反其類也

造化人事之通塞每每相反稱類不一而足也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止於未進慮陽之恃壯而失其防退於既進慮陽之忽陰而遭其害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

此以君道立說一是尊一是親大約上之統下也

勢廣則情不專下之媚上也情專則亦異於勢之

廣矣亦有反義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

一是除舊弊一是布新政

小過過也中孚信也

過之小者方為過不然則為惡而非過乎之中者

方為信不然則色取而非信矣信則非過過則不

信義亦相反

豐多故親寡旅也

明動相資則日事更張而故多窮大失居則喪家

亡國而親寡

離上而坎下也

炎上潤下性相反也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一陰而當衆陽之衝欲止而未必能止寡不敵衆

也和說以躡剛強之後不能進而反遂其進柔能



制剛也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安分而不敢求進犯分而不與人親

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依蔡氏更定大過反頤一顛一正既濟反未濟一定一窮歸妹反漸一女之終一女之始姤反夬一陰長一陽長義甚通韻亦叶今姑順為之解大過

本末俱弱非投大遺艱之才故顛姤一陰遇五陽遇之非其正矣漸女歸必待男之聘而後行行有漸也頤養德養身皆以正也既濟則定紀綱脩舉而無梗化之人也歸妹女歸夫家而得所托女道之終也未濟三陽失位而陽道適遭其窮天下事未可知也夬以五陽決一陰君子道長而小人道憂也



易經澹窩因指卷之八終

因指後序

先是越之有易實自先大父與張  
內山先生鼓吹之而內山先生之  
後為宮諭公遞傳而為肅之先大  
父之後為家嚴遞傳而為不佞敬  
循雅號兩家易云而當先大父時  
則江南史氏易最著往返印可百



舍一塵矣。遂令念橋公以易魁天下，轄吾浙，善肅之易說，將梓而行之世，而激言不佞，則皆以先世臭味之故也。蓋肅之幻而喜易，堅苦刻勵，時手一編，難者曰：若無用，是居安樂玩為也。夫子讀易而三絕其韋，編云：假我數年，卒以學易可。

以無大過矣。以夫子至聖而難讀易，而今焉方將舉四聖人之神明，意不足而象象不足，而言言不足而翼者，而束之進取之功，令而帖之而括之，若此者，奚以易為肅之曰：此是易理，君不察耳。且若以為有夫子易而無逢，擬進取易有擬。



漢書卷之九十四 後序  
議變化易而無功。令易乎則百姓  
不與能矣。德不負神義不易。貢矣  
六龍不時乘而萬國不咸寧矣。曾  
是以為易乎。夫負苓者說方以外  
之言也。而四聖人則既象之而言  
之。而翼之矣。則猶之乎方以內也。  
卜筮於秦。訓詁於漢。數於焦。於管

於陳。而理於瀘。洛閩閩。諸儒通於  
方。居於方。此易之所以為易也。且  
夫

明興二百餘年矣。三才清寧而萬物  
得所。誰為乎。慮不出逢掖士。而其  
以易致身者。又十之四也。擊拳曲  
跽。人臣之禮也。衆皆為之。吾獨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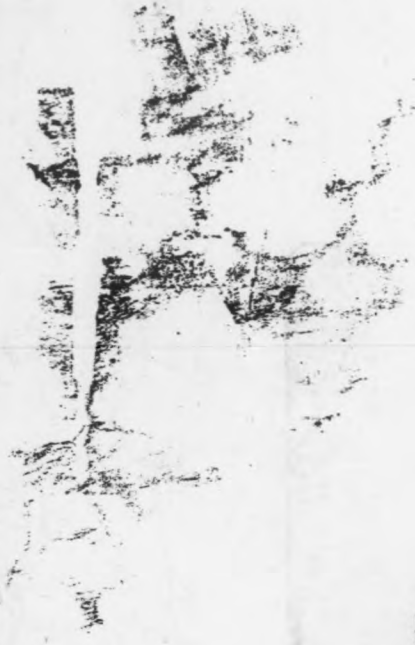
無為邪蓋肅之為曉俗之言若此  
顧其人淵激浩渺實超然於塵瀆  
之外其學由簡策而物理由物理  
而性命不知凡幾益而稍為說易  
故其文義之精密至句談而字議  
之矣而超然者自在也曩不佞與  
肅之讀易偶謂肅之吾輩說經如

工於肆農於畔可謂習焉安焉不  
見異物而遷矣其見之而不以告  
如彼何無何而後先成進士則既  
效矣然肅之能出妙巧於服習之  
餘而余不能也朱不足道史公之  
於易深矣而亦善肅之之說何也  
中郎之才遠過平子而寶其論衡



古之人徃徃有是然彼方秘之以  
為私而此且出之以為公虛而通  
廓而不滯此乃公所以深於易也  
雖然瞿曇氏言之矣指月示人人  
應見月若復觀指以為月體豈  
忘月亦忘其指觀是編者毋使指  
月俱失可也是名曰因指

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山陰朱  
敬循謹書





漢書目錄

後序

五



Large, stylized, semi-transparent watermark characters, likely '上海圖書館藏' (Shanghai Library Collection).

